

DOI: 10. 13288/j. 11-2166/r. 2022. 03. 001

学术探讨

庭院式建筑视角下的人体结构隐喻分析

李湛,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隐喻是中国古代医家认识人体的主要方式, 建筑隐喻在其中承担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古代医家基于人体结构与建筑相似的空间特性, 将人体看作建筑, 逐渐发展出“人体是建筑”的基本隐喻。从庭院外观与面部特征、建筑之门与人体之门、庭院内部与人体脏腑三个方面解析古人运用建筑建构人体的隐喻认知过程, 发现人体面部和脏腑与庭院式组合建筑的布局相似; 同时重现了古代医家认知中建筑与人体之间的隐喻映射, 揭示了中医语言与思维的隐喻特征, 论证了建筑隐喻在中医理论构建中的作用。

[关键词] 人体结构; 隐喻; 建筑隐喻; 庭院式建筑; 关阖枢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 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 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通过隐喻构建的^{[1]3-6}。人们总会参照常见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去认识与之相似的其他现象和概念。中医理论的形成同样与隐喻密不可分, 取象比类作为中医学的重要思维方法, 其实质即为隐喻^[2]。古代医家在认识人体时常取象于建筑, 使建筑隐喻频繁出现于中医语言之中。本文拟对中医古籍中以“建筑”为源域的词语进行分析, 从庭院外观、建筑之门和庭院内部三个层面探析古人用庭院式建筑建构人体的隐喻认知过程, 并以建筑隐喻为例, 论证中医语言中隐喻存在的真实性与必要性, 以期促进当代医家对中医理论的理解与应用。

1 庭院外观与面部特征

《灵枢·五色》云:“其间欲方大, 去之十步, 皆见于外, 如是者寿, 必中百岁”, 提出在望色之始, 应先从远处对面部特征作整体观察。古今医家多将望色等同于面部色诊, 此所谓“人脸即人”这一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概念^{[1]34}。建筑是古人产生空间概念的重要来源, 通过身体经验感知人体与建筑间相似的空间特性, 逐渐发展出“人体是建筑”的系统性隐喻, 并用衡量建筑的尺度衡量人体, 建立起建筑是否高大坚固与人体是否长寿的关联。经由

概念间的等量代换构建出“人脸是建筑”的隐喻, 又从视觉的偏重出发, 将对庭院外观的感知用于对人体面部特征的描述, 并由此转而认识人体自身, 这体现出中医学司外揣内的思维方法。

1.1 庭院布局与面部空间

《灵枢·五色》云:“明堂者鼻也, 阙者眉间也, 庭者颜也, 蕃者颊侧也。”明堂是宏大雄伟的礼制性建筑^{[3]1410}; 阙指大门左右的两个对称的台子^{[3]3251}; 庭多指堂前的空地^{[3]1009}; 蕃, 通藩, 意为篱笆^{[3]2714}。鼻隆起于面, 故古人用明堂称鼻; 两眉对称, 中有空缺, 与两台之间空出道路相近, 故称眉间为阙; 额部即眉毛与发际线围成的开阔空间, 与前庭类似, 故称其为庭; 颊位于面部两侧, 似篱笆围绕房屋, 故以蕃释颊侧。廊院式庭院以回廊围合而成, 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居中设立主体殿堂, 是早期大型庭院的主要布局形式^[4]。鼻之上为眉间、眉间之上为额、鼻之两旁为颊侧, 其垂直分布与庭在堂前、中有阙门、藩卫堂的水平空间关系相近, 构成了近似“廊院式”的庭院布局形式。同时, 明堂作为庭院核心部分, 也提示鼻在人体面部的重要性, 如《灵枢·五阅五使》中的“色见于明堂”, 体现出古代医家对鼻的重视。

1.2 高台建筑与长寿的关系

宫殿式庭院是古代庭院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平最高的类型, 外观恢宏庄严^[5]。高台建筑是典型的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74514)

✉ 通讯作者: jiachunhua125@163.com

宫殿式庭院建筑,隋唐以后,逐渐演变为崇厚高大的建筑台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显著特征。作为外表壮观,象征着崇高、长生与权力的建筑形式^[6],高台建筑对早期中医理论中多种建筑隐喻概念的产生和长寿者的形象塑造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灵枢·天年》云:“使道隧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灵枢·五阅五使》曰:“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广大,寿中百岁”。从论及寿夭的描述中,可以总结出《黄帝内经》所言长寿面相的主要特征,即“基墙高以方”(同“方壁高基”)与“骨高肉满”。基与墙(壁)在面部的释义主要有两种:一种以骨骼为基,以肌肉为墙;另一种以下颌为基,以面颊两侧为墙^[7],这两种说法在《黄帝内经》的不同章节各有理据。高台建筑以坚实的夯土台为地基与主体,从中挖出房间做出墙壁,墙体等附属构筑物与夯土台组成有机整体^[8]。夯土台多呈方形,映射至面部指方形的面颊。《灵枢·经脉》曰:“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足少阴气绝,则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古代医家将骨视作主体,肉视作墙,提出“骨肉不相亲”的说法,其很可能是在高台建筑的影响下,认识到人体骨骼的重要作用及骨骼与肌肉间的依存关系。古人将高台建筑高大方正、坚固持久的特征映射到人脸及人体,认为“基墙高以方”与“骨高肉满”是拥有“高大坚固”身体之人的面部特征,并认为形体愈高大、骨骼愈粗壮、肌肉愈坚固则寿命愈长,正如《灵枢·寿夭刚柔》所云:“若形充而颧不起者骨小,骨小则夭矣。形充而大肉腠坚而有分者肉坚,肉坚则寿矣”。可以认为,《黄帝内经》中的长寿形象很大程度上源自高台建筑,如果高台建筑的象征意义或其本身不曾出现,“基墙高以方”和“骨高肉满”是长寿特征的观点可能便不会出现,中医学对人先天禀赋的判断标准也可能会有所变化。

此外,高台建筑具备防潮、防腐、抵御敌害的基本作用,演变而来的建筑构件台基亦保留了同样的功能。古代医家出于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需要,进一步将高台建筑和台基的作用与人体功能相连。不坚固的建筑与台基的防御作用也较差,映射

至人体表现为五脏不坚者更易被邪气侵袭,如《黄帝内经太素》对《灵枢·天年》中“不能终寿而死者”的注语:“其五脏皆不坚,夭者亦四:五脏皆虚,易受邪伤,为夭一也”^{[9]22}。“五脏不坚”反映在外部则为《灵枢·寿夭刚柔》中的“墙基卑,高不及地”,意为脸瘦削、骨骼肌肉塌陷,属于中医学所说的先天禀赋不足,具此特征之人更易被邪气所侵,提示临证之时应适当关注患者的面部和体格特征,提高望诊精准度。

2 建筑之门与人体之门

门由门扇、门轴和门锁构成,且其开启与闭合控制着建筑的开放和关闭。在“人体是建筑”的隐喻下,古代医家赋予了人体之“门”相近的形态与功能。其中,门的结构启发古代医家构建出人体内的无形之门,即杨上善等古今学者^[9-14]认同的“关阖枢”;门的开阖则辅助古代医家完成了对消化过程的半隐喻性认知,为古人对人体与外界及人体自身时刻进行着物质交换的认识奠定了基础。《难经·四十四难》云:“唇为飞门,齿为户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肠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故曰七冲门也。”《素问·五脏别论篇》曰:“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七冲门隐喻概念的出现表明古代医家具备基本的解剖知识,结合用胃、肠举例说明的水谷运输过程则可发现,古代医家知道人体摄入、咀嚼、运输、消化、吸收和排泄食物的过程是井然有序的,且在独立的空间进行,即食物在“门”闭合时留在上一阶段的部位,开启时才能穿过“门”进入下个阶段。

2.1 出入建筑与出入人体

实用性建筑只有通过人或物的出入才能发挥作用,而人体与其相似的特性是古人很容易通过体验获取的知识。《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根据经验主义哲学,人们不断将身体体验为容器和容器中的东西,并用“容器”这一术语对大量活动进行概念化处理^[15]。《素问·六微旨大论篇》中的“器”与“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的“器”,即《黄帝内经》所谓的具备升、降、出、入功能活

动的“容器”，“器”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古代医家已从经验中抽象出容器图式。诚然，饮食与排泄是人类最基本的身体经验，但基于视觉的空间体验对人类的认知同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医家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空间现象（如动物进出洞穴），并结合自身的经验（如进出房屋、身体的各种代谢活动等），从种种表象中提炼出器与出入的概念，再反过来认识人体，形成了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中“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的养生观念。建筑隐喻加强了人们对出入的认知，是产生“器”这一抽象概念尤为重要的前期阶段。有“器”便有“门”，“门”是物质进出的通道，人体之门的通畅则是进行各种生命活动的前提条件，因此，保证出入畅通是重要的养生之道。

2.2 门与人体之关阖枢

将开、阖、枢作动词解的开阖枢一说被广泛接受，上文也从门之开阖的动态过程论述了七冲门概念的形成。而在门之功用被映射至人体时，门之结构同样为历代医家所用^[9-14]，故本文采纳将关、阖、枢作名词解的关阖枢一说，对门的三种主要构件映射至人体的过程及作用展开分析。

《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云：“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据《黄帝内经太素》^{[9]59-60}校勘，“开”字应作“关”，杨上善指出关、阖、枢的本义分别为门闩、门扇、门枢，并结合脏腑经络对三阴三阳的含义做出了阐释，体现出古代医家借用关阖枢三者相互独立的作用及相互配合的关系^[12]，从而建立三阴三阳的功能与联系的隐喻认知过程。关、阖、枢的源域所指的形象具体，便于理解，以“关”为例，《黄帝内经太素》注曰：“三阳离合为关阖枢以营于身也。夫为门者具有三义：一者门关，主禁者也。膀胱足太阳脉主禁津液及于毛孔，故为关也。……三阳为外门，三阴为内门。……脾脏足太阴脉主禁水谷之气，输纳于中不失，故为关也”^{[9]59-60}。在描述生理功能的基础上，古代医家还发展出太阳、太阴开（关）折，阳明、厥阴阖折，少阳、少阴枢折等病理表述。

《灵枢·根结》云：“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阳，视有余不足，读者皮肉宛腴而弱也……故开折则仓廩无所输膈洞，膈洞者取

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若“开”为“关”之误，则说明古代医家将门闩的封禁之义赋予足太阳膀胱与足太阴脾，使得前者可于体表固摄津液，后者可固摄水谷之气。腠理不固则生病势急、病位浅的病证，还会影响与之相通的三焦；脾气不固则无法化生水谷精微，导致格拒与洞泄。且关阖枢三者之源域中较之开阖枢具有更强的整体性，提示如果病在足太阳膀胱，可结合临床表现，考虑从与其合而成外门的足阳明胃和足少阳胆论治。可见关阖枢能够很好地解释《黄帝内经》中三阴三阳的生理与病理，还能提供治疗思路。

综上，关阖枢是古代医家创造的解释性理论，目的是将未知的问题转化成熟悉的语言表达，使其能够在已知的语境中得到解答。在用门之关阖枢解释三阴三阳前，人们尚不明晰关阖枢理论下三阴三阳的具体状态，是门的形态启发了古代医家的认知。

3 庭院内部与人体脏腑

需要强调的是，解释人体内部的生理病理现象是古代医家运用隐喻的根本原因与目的。庭院轮廓与人体面部分别是庭院与人体之表面，“人脸是建筑”的产生原因和意义也根植于“人体是建筑”，故庭院内部对人体脏腑的建构是中医学建筑隐喻的深层结构。人体脏腑亦具备与建筑建立隐喻映射的基础。下文将以臧、府、仓廩等同属“房”范畴的单体建筑和建筑之室为例，通过庭院式建筑与人体结构间的映射关系，论证建筑隐喻在中医理论构建中的作用。

3.1 臧、府与脏、腑

臧有贮存大量珍贵物品之处的意思，府的本义为古时国家收藏文书之处，后又引申出治事之所、官邸等含义。二者虽都具空间属性，但臧贮存的东西更多、更珍贵；府无论作为治事之所还是住宅，所藏物品都相对较少，且人或物也会更频繁地出入。

在《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脏腑二字均不存在^[16]。古代医家直接用建筑中的臧与府命名中医学的脏与腑，构建了“脏是臧”和“腑是府”的隐喻。脏腑的分类见于《素问·五脏别论篇》，曰：“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可见其分类依据是生理功能的不同，而结构决定功能，因此，须承认古代医家早已知晓脏和腑的不同形态

特征,由此将偏于实体结构的五脏称作藏,将中空有腔的六腑称作府。此后,作为源域的藏和府不断强化着脏腑在古代医家认知中的差异。例如,后世医家普遍认为脏比腑重要,脏病也重于腑病,《金匱要略》中的“血气入脏即死,入腑即愈”便体现出这一观念。

3.2 仓廩与脾胃

《礼记》曰:“发仓廩,赐贫穷。”仓廩即贮藏米谷的场所,在古人心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脾胃居于身体中央,中心比边缘重要是人类最原始的经验之一;而其内部空间比其他消化器官宽阔,很容易让古代医家联想到重要的粮食贮藏地仓廩,进而形成“脾胃是仓廩”的隐喻。仓廩能贮藏,又可从中运出粮食,脾胃同样能贮存与运输饮食物,如《素问·经脉别论篇》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可以看出,古代医家把仓廩贮存的功能赋予胃,把其运输的功用赋予脾。《管子·牧民》中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说明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粮食、粮仓及其所象征的物质文明,而这种重视必然会转移到人体的仓廩脾胃上,加深其在古代医家认知中的重要性。可以认为,“脾胃是仓廩”的隐喻潜移默化地催生了中医学的“重脾胃”思想。

3.3 建筑之室与人体之室

室原指寝卧的房间,后泛指具有房间性质的场所。“血室”一词最早见于《伤寒论》,后世医家对血室的部位有肝、胞门、子户、子宫、冲脉、冲任等多种说法^[17]。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张仲景用具有房间性质场所之义的室应是想为人体中的血停留之处命名,胞门、子户和室字用于中医学的隐喻义不符,故血室最初的含义更可能是肝、子宫或冲任二脉等能储存血的场所。正如《伤寒论纲目》所述:“主冲者就其源头处言,主肝者就其藏聚处言,血必由源而出,不有源,则无根,血必聚处而藏,不有聚,则散漫无所收,于此二处而为血之室,其旨同也。”^[18]此外,古人为了繁衍后代而进行的性行为多发生于寝卧之室,若从室字的本义考虑,古代医家遵循隐喻和转喻两种认知机制提出的“人体之室”,应指人体中与生殖有关的生理活动发生场所,故在诸多说法之中,血室指代子宫的可能性最大;冲任二脉与生殖功能也有密切关系,故血室指代冲脉或冲任的可能性大于肝。《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云:“女子之胞,男子名为精室,乃血气交会,

化精成胎之所,最为紧要”^[19],可见精室之室亦作此解。

4 结语

在对中医理论进行隐喻分析时,我们应更加关注隐喻存在的意义。如同源自建筑之门,相比七冲门等基于解剖的隐喻概念,关阖枢理论则明显对源域的依赖性更强,且因两域间的可参照性较小,对隐喻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两种隐喻都有助于理解古代医家的思路,也都是中医隐喻性思维的体现,但前者能将更多的新内容从其他领域引入中医,现实意义更大,因此,更值得发掘与学习。古人重视形象思维,创造了一个充满隐喻的中医世界,我们在追溯原始中医思维的同时,也应主动运用作为认知工具的隐喻,积极谋求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 [1]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何文忠,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3-6, 34.
- [2] 马子密,贾春华. 取象比类:中国式隐喻认知模式[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2,14(5):2082-2086.
- [3] 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等.《辞源》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4] 侯幼彬. 中国建筑美学[M].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79.
- [5] 何建美. 中西古代庭院空间比较研究[D]. 长沙:湖南大学,2006.
- [6] 范艳辉,赵晓峰,句建国. 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文化寓意[J]. 华中建筑,2011,29(7):174-176.
- [7] 李君.《黄帝内经》医学术语“墙”、“壁”、“基”、“地”研究[C]//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十二届医古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卷. 北京:中华中医药学会,2013:164-166.
- [8] 周学鹰. 汉代高台建筑技术研究[J]. 考古与文物,2006,27(4):66-72.
- [9]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
- [10] 王玉川. “新校正”非“林校”说[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40(2):1-3,71.
- [11] 王冰. 黄帝内经素问[M]. 林亿,校正.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22.
- [12] 朱鹏举,鞠宝兆.《黄帝内经》三阴三阳关阖枢说新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39(3):193-195.
- [13] 王梦琪,陈昕力,张舒雯,等.《黄帝内经》关、阖、枢理论解读[J/OL]. 中医学报,2021,37(10):1-7[2021-12-1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1.1411.R.20211019.1343.012.html>.

- [14]戴铭. 杨上善《太素》“门-关阖枢”理论初探[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0, 46(1): 19-21.
- [15]乔治·莱考夫. 女人、火与危险事物: 范畴显示的心智[M]. 李葆嘉, 章婷, 邱雪玫,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 279-282.
- [16]郝保华. 对脏象学说中“脏”、“腑”含义的新考释[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0, 23(1): 3-5.
- [17]赵凯维, 张华敏, 刘寨华, 等. “热入血室证”源流探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0, 26(3): 301-303, 306.
- [18]沈金鳌. 伤寒论纲目[M].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8: 213.
- [19]王咪咪, 李林, 朱定华, 等. 唐容川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41.

Metaphor Analysis of Human Body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rtyard Style Architecture

LI Zhan, JIA Chunhua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physicians understand the human body mainly with the help of metaphor, and architectural metaphor assume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it. Having similar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ith architecture, the human body is regarded as a building, and gradually the basic metaphor “body is architecture” is developed.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metaphorical process of the ancient physicians using architecture to construct the human body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urtyard versus the facial features of human body, the door of the building versus the gate of the human body, and the internal part of the courtyard versus the *zang-fu* (脏腑) organs of the human body. It is found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acial and *zang-fu* spaces in human body are both rou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layout of courtyard style architecture.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reproduced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s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human body in the mind of ancient physicians, revealing the metaph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and thinking way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demonstrating the role of architectural metaph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CM theory.

Keywords human body structure; metaphor; architectural metaphor; courtyard style architecture; bolt, gate and shaft

(收稿日期: 2021-10-01; 修回日期: 2021-11-11)

[编辑: 姜冰, 侯建春]

广告

欢迎邮购《中医杂志》过刊

2000、2001年合订本每本100元, 2002、2003年合订本每本105元, 2004年合订本115元, 2005年合订本125元, 2007—2010年合订本每本140元。2011(缺5、6期)—2013年每册9.80元, 2014(缺21期)—2017年(缺3、5、15、18期)每册15元, 2018年(缺5、7、9期)每册20元, 2020年(缺7、8、9期)每册20元, 2021年每册20元。2011—2013年合订本每年4本, 全年280元, 2014—2017年合订本每年4本(缺2017年上半年合订本), 全年400元, 2018—2022年合订本, 每年4本, 全年600元。《中医杂志》2006—2008年增刊每册40元。

以上免费邮寄, 如需挂号每件另加3元。

欲购者请汇款至北京市东直门内南小街16号, 收款人: 中医杂志社

或关注《中医杂志》官方微信(zyzgzh)购买。邮编: 100700, 电话: (010)64089195。